

时光流影

时光荏苒至仲夏

●吕成五

珠流璧转,日居月诸。天体以亘古不变的匀速运动,以不舍昼夜的执着情怀,将一年的时光悄然推至仲夏。“日长至,阴阳争”,让人不禁感慨万分。

几只翠鸟,以清脆悦耳的音符,划破黄河水涓的宁静。一群赤麻鸭在水中逍遥,数只白天鹅用雪白的翅膀,擦亮蔚蓝的阳光。花喜鹊蹲在树杪,俯视满目葱绿的静好,闲看繁密有致的田园风情,聆听久远的悠扬钟声。

湖泊正是妖娆迷人的年龄。纯净的肌肤,潋滟的神情,宽阔的胸怀,收纳着盛夏万种风情。芦苇摇曳,画舫驰骋,游客一脸惬意,野鸭左右伴行。

边疆翠色琉璃,阴山高云阔。伫立阴山脚下,观蓝天,看碧云,望鸿雁翱翔。穿越阴山腹部,饱览夏日草原盛开的气韵,期冀绿意滋养的乌拉特草原,喜迎一场又一场甘霖。

公园里树木翳翳,花开正香。游人如织,丝弦悠扬。二人台的幽默风趣,晋剧声的激越粗犷,吸引着众多游人的目光。儿童娱乐场,高低错落的游玩设施,载着天真烂漫的稚子起伏跌宕。

黄河湾步行街,舞姿翩跹,曲曲赞歌抒豪情,随生态思想流淌。融媒体演播厅,口吐琼音,篇篇诗作颂党恩,伴时代新声飞扬。

煦育周洽,满目峥嵘。置身广袤的河套平原,草木赳赳,百禾昂昂。颗粒饱满,麦穗渐黄。葵花叶肥根硕,玉黍墨绿成行。田畴流光溢彩,万物勃发欣欣力量。

十里浩荡东风,送来辽阔北疆林蔽草莽的喜讯。列队走来的绿柳白杨,宛如一方幼苗淋湿清泉,茁壮着殷殷嘱托的希冀。迎风挺立的梭梭荆棘,恰似一曲高山抚琴流水,吟唱着感恩奋进的华章。戈壁壁龛霓裳,一阕词苑云开天窗;荒漠变绿洲,一首明月轻吻池塘……

街衢晴云飘逸,看车水马龙,绿树掩映处,高铁站即将竣工;小院熏风无浪,望青果挂树,旭日东升时,晨起后身在故乡。

时至仲夏,莘莘学子,不负邀约繁星的春诵夏弦。十载寒窗横渡,奋楫泛舟茫茫学海;焚膏继晷跋涉,负箧拾级困困书山。迎接挑战折桂蟾宫,翘首期盼金榜题名。他们用比春天更加明媚的诗行,比暑气更加浓烈的词语,在考场奋笔疾书未来人生,携鸿志奔向远方。

“人心如良苗,得养乃滋长。”每一个喜欢读书之人,在这火轮高悬、烁玉流金的盛夏,端坐浓荫遮眼、高楼耸立的窗口,捧一本精美食粮,走长亭古道,过烟柳画桥;赏半溪明月,一枕清风;望俱净风烟、灿烂星光,自然会精神同向聚合,灵魂同频共振。

仲夏时节,拥览花鸟草木,赓续人间烟火,讴歌良辰美景。以此生不渝的初心与热忱,解读一草一木、一花一叶的物语;探赜一山一河、一城一塞的厚重;恒念一粥一饭、一丝一缕的艰辛。回味人生酸甜苦辣,安度岁暮春夏秋冬。

朱明盛长,数与万物。夏至时令,物候依然显现。

一候鹿角解。古代鹿被视为仁兽,象征着美好的爱情与和谐的社会,历代文人对鹿多加赞赏。因夏至时阳气渐衰阴气始生,此时切割阳性鹿茸,故曰“鹿角解”。在《诗经·小雅·鹿》中就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诗句。描写了一群鹿儿呦呦欢鸣,在原野上悠然自得啃食艾蒿的情景。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悠然天姥吟留别》中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的诗句。意即暂且把白鹿放牧在青崖间,等到要远行时就骑上它访名山。格调昂扬振奋,行为潇洒不羁,展现了诗人豁达的胸怀和不卑不屈的胸襟。

二候“蟪蛄鸣。”夏至时,雄蝉因感受阴气之生而开始鸣叫。蝉在古代诗歌中也是重要的意象,常被用来描绘诗人的志向和情趣,象征着志存高远的人生。同时,蝉的孤独和悠长的鸣叫,也被历代文人赋予离愁别绪、思乡之情。“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南北朝王籍《入若耶溪》)以动衬静的手法,描写了山谷的幽深宁静,历来备受人们赞赏。

三候“半夏生。”夏至时,喜阴的半夏开始生长,此物寓意夏天过了一半。半夏是中药材,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的功效。唐代李肇方在《天台晴望》写道:“林果黄梅尽,山苗半夏新。”宋代诗人陈亚在《登湖州销暑楼》中曰:“风月前湖近,轩窗半夏凉。”这些诗词不仅展现了半夏的药用价值,也反映了古人对半夏的喜爱。

时至仲夏,阴阳升降,天道循环,此乃大自然不可违逆之法则。阳极至,阴乍起的一瞬间,拓印出一年中浮翠流丹的盛景。尽管黑云翻墨,也难遏山高水长之向往;纵使白水跳珠,应抒写岁月无悔之深情。劳动创造世界的默默付出,必将收获金秋季节五彩斑斓的馈赠!



青城文脉

在呼和浩特市西北郊——回民区攸攸板镇段家窑村山坳里,有个莫尼山非遗小镇,莫尼山是蒙古语“阴山”的称谓。2018年建成的莫尼山非遗小镇一期工程,占地360余亩,通过非遗艺术博物馆、非遗研学传承基地、非遗成果展示馆、万里茶道驿站、非遗曲艺展演等12个板块,呈现北疆民间游牧、驻牧、农耕生产生活的集体智慧。

五一假期的一个下午,怀着对莫尼山非遗小镇的久慕之情,我们来到这里一睹为快。经过检票口进入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莫尼山非遗演出广场。舞台依托山体所建,蓝天白云和起伏的高山草地是它的实体背景。我选择圆形广场对面的水泥台阶坐定。环顾四周,约有观众千余人。时间把握得正好,三幕式广场主题剧演出开始。

驼铃声声惜别情——这是300多年前的情景,南方产的茶叶,由水运转为陆运到达阴山下的归化城,然后改为驼运继续北上。丈夫拉着骆驼即将踏上征途,妻子拉着的手难舍难分,她知道,驼队走的是茫茫草原、大漠、戈壁,餐餐露宿,险象环生,经年一来回……驼队出发,叮叮当当的驼铃声敲在人们心间。丈夫三步一回头,妻子泪眼婆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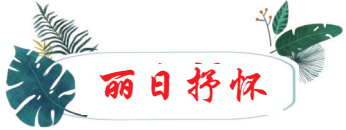
万里茶道上的婚礼——头戴狐裘帽、脚蹬靴子的新郎手捧大红花,向新娘

行单膝跪拜礼,以示求婚。新娘凤冠霞帔,楚楚动人。迎送亲的男男女女肩上搭着宝蓝色哈达,怀抱礼物……婚礼隆重热烈。继而,驼队缓缓启程,渐渐消失在白道川的弯弯山路上。

篝火狂欢莫尼山——民族乐器、呼麦和马头琴悠扬的演奏,点燃现场所有人的激情。演员们舞动彩巾,游客挥起帽子,围绕篝火跳起安代舞。大家踏步、甩臂、欢呼,心有所向扭出同心圆。动作虽然简朴,但洋溢着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活力。

看完演出,我们沿着景区东南侧台阶拾级而上,探访非遗小镇的丰富内涵。

首先参观的是非遗艺术博物馆。宽敞的展厅内,采用现代布展手法,将传统民族服饰、不同时代的生产生活用具用品、民族乐器、精美工艺品等500余件(套)收藏物有序摆放。这些古老物件,极具历史和研究价值,记载着游牧和农耕文化的历史变迁。我怀着对前人的敬仰缓步浏览,碰到感兴趣的珍品,仔细阅读文字介绍,以获取更多有用信息,而后摄入相机。在非遗艺术馆,一幅幅皮画一件件雕塑,都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展现内蒙古大草原以及呼和浩特的人文历史和壮美风光。我亲眼目睹了艺人用电烙铁在白生生的羊皮上烫出“群马奔腾”的画面,颜色轻重全凭师傅手中电烙铁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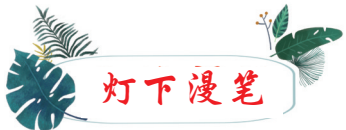


丽日抒怀

热浪以燎原之势,掀开六月的门扉。第一声蝉鸣撞碎晨雾,如同一把锋利的银梭,将黑夜与白昼的界限无情割裂。时针被拉长的瞬间,整个世界仿佛浸泡在金色汁液里,白昼张开饕餮之口,吞下所有阴影。柏油路渗出沥青的鸣咽,槐花坠落成叹息的碎屑,在发烫的空气里浮沉,恍若时光遗落的残章。

风裹着熔金般的光粒游走,在楼宇间穿梭,在树梢上盘旋。红绿灯交替成燃烧的符咒,车辆川流不息,却带不走半点暑气。遮阳伞撑起流动的星河,防晒霜与汗滴在皮肤上晕染出夏日独有的密码,每一道纹路都是与烈日对峙的勋章。街边的梧桐树垂下倦怠的枝叶,如同被抽去筋骨,在热浪中无力地摇晃,唯有叶尖偶尔颤动,似在无声诉说着对清凉的渴望。

这是太阳最慷慨的馈赠——把二十四小时抻成透明丝线,从凌晨五点绣到黄昏八点。晨光初现时,天际泛起鱼肚白,继而染成瑰丽的霞红,仿佛天空在燃烧。随着太阳缓缓升起,光芒如同倾泻的熔岩,铺满整个大



灯下漫笔

记忆中,父亲黝黑的脸庞上总是挂着憨厚的笑容,那粗壮有力的手指紧紧牵着毛驴,在打谷场上不紧不慢地走着。毛驴拉着碌碡,在平整的场地上圈又一圈地辗转,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那声音仿佛是岁月的歌谣,在我的心头久久回荡。

那时的家乡,宛如被时光遗忘的角落,还比较落后。人们遵循着古老的作息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当夜幕降临,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便会在一个农家小院里亮起,那跳动的火苗,像是黑暗中闪烁的星辰,照亮了人们质朴的生活。家乡的地形崎岖不平,有句俗语形容得十分贴切:“上坡摸鼻子,下坡磨子(屁股)。”在那样的环境下,驴、骡便成了人们主要的交通工具,它们忠诚地陪伴着乡亲们,走过了一段段艰辛的岁月。

每到夏秋季节,家乡最热闹、最忙碌的地方当属那一家家的打谷场了。打谷场,那是乡亲们用来晒庄稼、打庄稼的经过精心碾压的平地,承载着人们一年的希望与收获。而在这忙碌的时节里,有一件“宝物”——碌碡,便发挥出了它举足轻重的作用。

说起碌碡的起源,我曾一度好奇不已。起初,我并不知道它究竟诞生于哪个朝代。后来,在书中寻觅到了答案,北魏学者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曾有“先放水,十日后,曳陆轴十遍”的记载,原来其中的“陆轴”指的就是碌碡。从这可以看出,在南北朝时期,碌碡就已

在农业生产中被广泛使用了。宋代诗人范成大在《春日田园杂兴》中写道:“系牛莫碍门前路,移系门西碌碡边”,这些文字记载,仿佛是一把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历史的大门,让我们得以窥见碌碡在岁月长河中留下的深深印记,也让我们推测出我国使用碌碡的历史是何等悠久。

碌碡一般是由青石精心打造而成的。那青石,质地坚硬,耐磨又结实,就如同朴实勤劳的农民们的品质一般,坚韧而可靠。碌碡被凿成了长鼓的模样,一头稍大,一头略小,直径大约五十厘米左右,长度在七八十厘米上下。它的两侧各凿有一个直径约三厘米的凹槽,凹槽内镶嵌着铁环。使用的时候,需要安装上一个木质的弓形框子,框子上的两个尖樁(一般是用铁铸成的)紧紧地卡入碌碡两端的凹槽之中。为了防止在拉动碌碡转动时尖樁从凹槽里脱出,人们还会用结实的绳子或铁丝把弓形木框牢牢地绑紧,每一个细节都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

农忙时节,庄户人们用驴或骡子不辞辛劳地把地里成熟的庄稼驮回打谷场。随后,他们用木杈将庄稼均匀地挑开,让它们尽情地沐浴在阳光之下。经过一中午炽热阳光的暴晒,下午时分,大人们便拉着牲畜来到打谷场。他们熟练地把绳套的一端往碌碡上一拴,另一端拴在牲畜的脖子上,随着一声响亮的吆喝,碾压工作便正式开始了。“来来达达”

斜、移动、用力的程度。扑鼻的焦毛味儿演绎着非遗传承人胸有成竹的技艺和长年累月练就的手上功夫。

接着游览的是南院。这里是由不同院落组成的院落群,体现着当年的建筑风貌,很像北方早年的村庄,把年岁大的游客一下子拉回上世纪的生产生活场景中。村口场院,可见拖拉机、老解放汽车、骡马胶车、石碾、石磨、石槽、扇车、粮仓等。这些遗存物,金属锈迹斑斑,木质腐朽灰暗,石头剥蚀残损,遍身沧桑的印记。看着食堂里灶台、蒸笼、木头风箱、柳条筐等、木制饴饴床、水缸、油坛以及锅碗瓢盆等炊餐具,仿佛嗅到那个年代粗茶淡饭的香味。供销社门市部当地安着铁火炉,柜台上放着摇柄电话、算盘等常用工具。货架上摆放着日用百货、烟酒糖茶、家用电器、衣帽鞋袜、儿童玩具、纸墨笔砚。居民家庭陈设更让人回味无穷。天蓝色的油围墙,窗玻璃上映着纸剪的窗花。地面四周摆着红油躺柜、米黄色五斗橱、缝纫机、单缸洗衣机、木制沙发等,柜面上穿衣镜反射出晃动的人影,收音机、梳妆匣诉说着难以忘却的岁月。

再往前走,平缓的台地上蒙古包鳞次栉比,内里陈设和功能各不相同,有接待游客小憩的奶茶馆,有民族服饰和特色物品展览馆。不远处的栅栏内,几匹

夏至的诗韵

●李富

破了满池沉睡的星子,荡起一圈圈涟漪,如同在水面上书写着灵动的诗句。青蛙蹲在荷叶上,偶尔发出几声鸣叫,为这静谧的画面增添了几分生机。

当暮色漫过天际线,暑气仍在游荡。月亮从山的那边缓缓升起,斟满银白的酒,洒向人间。蟋蟀拨动琴弦,纺织娘在草丛中浅唱,萤火虫提着灯笼,在草丛中书写无人能解的夏夜密语。它们共同奏响的乐章,是夏至夜晚最动人的旋律。星光点点,如同洒落在黑丝绒上的钻石,闪烁着神秘的光芒。银河横跨天际,仿佛一条流淌着星辉的河流,承载着无数的传说与梦想。

广场上敲响蒲扇的年轮,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唠着家常,回忆着往昔的岁月。那些尘封的故事,在夏夜的风中缓缓展开,带着岁月的沧桑与温暖。孩子们追逐着光奔跑,他们清脆的笑声在夜空中回荡,如同一串串跳跃的音符,充满了童真与欢乐。情侣相偎的剪影,在月光里发酵,他们的窃窃私语,是爱情最美好的诗篇。夜市蒸腾的烟火,煮沸人间

半大马驹悠闲地吃草……看着那些洁白的蒙古包,似乎闻到了牛粪火煮出手把肉的飘香。蒙古包是牧民移动的家,他们逐水草而居却不过度放牧,适时的转场既利用了草原又保护了草原,恪守生态优先的生存密码。

跨过架在白道川上空的一座木桥,步入景区北山坡,或木楼或草亭若隐若现于茂盛的林荫间,脚下水流潺潺,山雀鸣叫着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一座座红砖瓦房的传统建筑,镶嵌着手工雕刻的木窗格,红彤彤的对联与红彤彤的灯笼相呼应,尽显中国元素的美轮美奂。院子里栽种着不同品种的花果树,有的已过花期,有的花开正浓。树下多见石桌石凳,给人古朴、雅静、舒适、惬意的感觉。但这些院落和屋子既不是做别墅,又不是供人疗养,而是非遗艺术中心、非遗体验中心、非遗研学传承基地——马头琴非遗馆、剪纸非遗馆、面塑非遗馆、布艺非遗馆、瓷器博物馆、万里茶道驿站……游人穿梭叩问、艺人匠心独运、学徒聚精会神。

莫尼山非遗小镇,是坐落在大青山南麓的文化地标,国家4A级旅游景区。游览莫尼山非遗小镇,不仅能了解内蒙古的民俗风情和尘封的往事,而且能亲身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强大精神力量。

百态,烤串的香气、啤酒的麦香与人们的欢声笑语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热闹非凡的市井画卷。

夏至是时光的棱镜,折射出生命最炽热的光谱。像麦穗饱满的坠落,那是历经风雨后的成熟与释然;如荷花决然的绽放,那是对美的执着与追求。在白昼最长的刻度里,我们读懂燃烧,本就是存在的意义。万物都在这热烈的季节里,拼尽全力生长、绽放,展现出生命最原始的力与激情。

然而,再漫长的白昼也终将走向黑夜。当星辰布满穹顶,这漫长的一日终将沉入黑夜的河床。但那些被阳光浸透的呼吸,与万物生长的呐喊,早已刻进年轮深处,成为永恒的、关于热烈的注脚。夏至提醒着我们,生命如同这夏日的阳光,虽然炽热,却无比灿烂;虽然短暂,却值得我们全力以赴地去拥抱、去珍惜。它让我们明白,唯有在最热烈的时光里绽放,才能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记,让生命的篇章充满绚丽的色彩与动人的旋律。

的吆喝声、碌碡在打谷场上滚动发出的“咯吱咯吱”声,还有麦谷黍豆的枝秆外壳被碾压时发出的细微的“切切嚓嚓”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美妙的田园交响乐。在碌碡的碾压下,那饱满的麦粒逐渐脱离了麦秆,仿佛一个个活泼的小精灵,欢快地跳跃着。随着碌碡的不断翻滚,麦场上的麦子被碾得平平整整,远远望去,宛如一块色彩斑斓的大地毯,铺展在天地之间。

碾完场后,麦粒和麦秸混杂在一起。这时,人们会用木杈小心翼翼地将麦秸挑起,让麦粒和麦秸分离。随着麦秸被一点点挑起,下面便露出了那颗粒饱满、散发着诱人光泽的麦粒。绿茵茵的豌豆、黄澄澄的谷子、红彤彤的高粱……每一场碾压,都是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动感画卷,描绘着丰收的喜悦和劳动的成果。此时的碌碡,表面滚烫滚烫的,人们轻轻地抚摸着它,仿佛能从那热度中感知到麦粒的饱满程度,也能感受到这一年辛勤劳作的收获。

孩子们也常常把碌碡当作自己的玩伴。他们骑在碌碡上,嘴里哼唱着欢快的儿歌,那清脆的歌声在打谷场上空回荡。在孩子们的想象中,身下的碌碡仿佛变成了一匹匹矫健的骏马,驮着他们驰骋在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上,尽情地释放着童年的欢乐与纯真。

当夜幕缓缓降临,皎洁的月光洒在麦场上,整个麦场显得格外宁静而祥和。碌碡静静

地矗立在麦场的角落,仿佛是一位沉默的智者,在默默地诉说着一天的辛勤劳作和丰收的喜悦。自我记事起,家乡的人们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用汗水浇灌着希望,用双手创造着生活。

碌碡,它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坚定而沉稳。它的质朴和坚韧,让家乡的人们有了依靠,也让他们在劳作中感受到了收获的快乐。每一次使用碌碡,就仿佛是在完成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天地间都弥漫着收获的喜悦。

虽然如今大农场已经普遍采用现代机械化来代替碌碡,但在一些农村地区,依然能看到驴拉碌碡、三轮车带碌碡跑的场景。在历史的长河中,碌碡依然在默默地演绎着它的使命,延续着它与这片土地的不解之缘。

如今,只要走进村子,看到那空旷打谷场上那标志性的碌碡,我的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暖流。它不仅仅是一件农具,更是家乡的象征,是过去岁月的见证者。它守护着这片土地,见证了这里的曾经,见证了家乡的变迁。它就像一位忠诚的守护者,与那些依然坚守在农村的人们一起,共同见证着家乡的巨大变化。随着历史的发展,碌碡或许会逐渐被现代科技所取代,但它身上所蕴含的那种不抱怨、不炫耀、与生俱来的踏实、质朴、坚定的品质,却永远不会过时,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成为家乡记忆中最珍贵的一部分。